



魔鬼野狐禪

魔鬼野狐禪

鄂新登字 05 号

魔鬼野狐禅

公伯侯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125 印张 2 插页 21 万字

1994 年元月第 1 版 1994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0

ISBN 7—5354—1185—1

I·908 定 价:7.20 元



公伯侯著 /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卷首语——

许多人说，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只有二个：金钱和性爱。

钱啊钱，无数纷争因你起，无数命案由你生，世人因你心不正，衙门因你镜不明，你外圆内方恰似一个大陷阱，多少人拜倒在你脚下，终生被你主宰和奴役。

性啊性，世上有了人类时也就有了你，你使生命代代繁衍传至如今，你给人带来欢乐，也给人带来不幸，你可以是战争的起源，也可以是罪恶的毒根，你是生命激情之本，是艺术创作之泉。

人离不开钱，也不离开性。然而，对人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：善良的品德和美好的感情。

芸芸众生，忙忙碌碌，或为财或为色，天下到处是丰富多彩的活剧。

一个西方旅游团，跑到美丽的海南岛来了，他们想到这里美美地放纵一番，他们为了金钱而斗智斗勇，他们用性爱的泉水填补人生，爱欲中布满阴谋，爱欲中也充满圣洁，丑类终要遭到嘲弄，正直的人终要获得真情

.....

目 次

第一章

- 一、“阿房宫”艳遇 (1)
- 二、逃亡之夜 (12)
- 三、踩死这“甲壳虫” (21)

第二章

- 一、“野狐禅”旅游团 (34)
- 二、HIV 抗体阳性的恐惧 (52)
- 三、谁导演了一场车祸 (65)

第三章

- 一、旅途话扇 (78)
- 二、椰林中的爱欲 (92)
- 三、黑夜不愿来临 (109)
- 四、夜袭“青龙会” (122)

第四章

- 一、旅游团里的假货 (142)
- 二、神秘的老鹰山 (156)
- 三、“红磨坊”和“春喜阁” (172)
- 四、硝烟在山间升起 (189)

第五章

- 一、圈套与欢乐 (200)
- 二、死者的启示 (213)
- 三、孽龙洞，我来了 (222)

第六章

- 一、霍浪鉴宝 (237)
- 二、最后的较量 (259)
- 三、小船悠悠向何方 (276)

第一章

一、“阿房宫”艳遇

风流倜傥的美籍华人贝聿品在红灯区一个名为“阿房宫”的歌舞厅前勾上了一个“妓女”。

美艳绝伦的黛西娅将他带到了她的床上。她说：“但愿你能给我一种东方式的爱。”

她褪下裙子，将一片绿洲展现在他眼前时，这个被性饥渴熬煎着的东方男子一时不知所措。

突然，他从对方的呻吟声中意识到什么，如梦初醒，连忙推开死死搂住他的女人。

美丽的女子愤怒不已，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，然后伤心地哭起来。

贝聿品终于明白，在他面前的女人并不是什么风尘女子，也许这正是他苦苦寻找而找不着的人。

她施展出一派勾人魂魄的媚态，说道：“凡是我爱上了的男人，我决不肯放过。”

爱欲的背后是枪声……

“我跟很多人上过床，中国人，这是第一次。”

她用一种撩拨的眼神望着他，手指头轻轻在胸前的什么地方一磕，薄若蝉翼的淡蓝色裙子悄然落下。

贝聿品感到有一道炫目的光亮射过来，那是什么呢？一个剥了皮的香蕉，一只去了壳的熟鸡蛋，一瓣雨后的月，一盏乳白色的灯……

她实在美得灿烂，鼓鼓隆起的乳房和微微凹进的脐窝，在盈盈地笑。

贝聿品痴痴地望着她，似乎有一团浓浓的雾将他裹住，让他无法动弹。

“你过来呀！”她妩媚地招招手。

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到这里来的本意，觉得若是上前和她动手动脚，那简直是暴殄天珍。那是一朵娇嫩的花，一只精致的玻璃瓶，稍不小心，就会损坏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叫什么名字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没必要知道。”

“你太美了，我想我应该永远记住你。”

“我叫黛西娅。亲爱的；既然你说我美，为什么还不快点过来享受我？”

她双手搭在他肩上，樱红的嘴唇凑了过去。

贝聿品心摇神动，一道狂浪从心口喷出，双手忙乱地搂住她，抚摸着她。她的舌头深入到他嘴中，跳桑巴舞似地扭动着，柔软得仿佛就要溶化了。纤纤十指从他衣服下钻进去，贴着他的肌肤游来游去。

他全身一颤，感到生命在这时已高高举起它的旗竿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吹起了冲锋的号角，裹着身子的那层布就要被挑破。应该说，这是一个男人引以自豪的时刻，但他此时却意识到一种深深的自卑。怀中这个绝色女子是一只饥饿的猫，他则是一块小小的奶油蛋糕，蛋糕正被猫一口口舔着，他没法不自卑。

贝聿品是在“阿房宫”歌舞厅门口认识她的。

当时他正百无聊奈地在街道上闲逛，楼房上彩色霓虹灯闪现着“阿房宫”这三个汉字，使他觉得格外亲切，不由得止步，凝视了好一阵。那不勒斯城里挂着中国招牌的歌舞厅也许仅此一家吧。目光顺着霓虹灯往下望，这才看见了站在大门口的她。

她朝贝聿品浅浅一笑，用汉语说了句：“你好！”

她的声音送过来时，还带来一阵浓浓的香味。

贝聿品报以一笑，用意大利语说了句：“你好！”

然后二人象熟识的朋友，挽着手进入歌舞厅。

贝聿品知道这种女人是干什么的。在红灯区里打扮得如此妖艳，站在路边朝不相识的男人频频送笑，自然不会是什么良

家女子。他也正需要找女人排遣一下心中的忧愁，要不，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？

舞池中有个女人在表演脱衣舞，四周是一对对紧紧搂作一处缓缓移步的男女，灯光似有若无，只有一道淡淡的金光始终照在那个脱得一丝不挂的舞女身上。人们对她并无热情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音乐也只听得细细的一丝，飘来荡去，如一只柔软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众人的情感。

贝聿品很喜欢这种情调。意大利人的癫狂那是出了名的，足球场上，歌舞厅中，都是他们宣泄情绪的地方，难得有这么淡雅的一隅。这里繁华而不失宁静，幽雅而不失性的挑逗，无论你抱着什么目的到这里来，都能感到满足。他想，为何取名“阿房宫”呢？阿房宫毁于西楚霸王的一把火，取这个名，多少有些不吉利啊！

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，我是美国人。”他答。

“应该说你是美籍华人。我结识过几位中国人，不知为何，他们都害怕承认自己的祖籍，要么自称是日本人，要么自称是韩国人。中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古国，全世界的人说到中国，都会从心里生出敬意，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却这么不知道热爱自己，这也算是中国人所崇尚的谦虚吗？”

听她这番话，贝聿品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热，觉得无地自容。她嫣然一笑，转过话题：

“到意大利来旅游吗？”

“我来探望我的祖母。”

“对那不勒斯印象如何？”

“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。”

贝聿品和她一边起舞一边聊天。他的手搭在她腰部时，感到有一丝细微的电流传了过来。她的裙子是绸质的，光滑得让他有摸在她肌肤上的感觉。她肯定没用乳罩，二人身体偶尔贴作一处时，两团软软的富有弹性的肉球顶在他胸前，使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。如今很多女人在追求一种所谓的“自然美”，遮掩身体的衣物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薄，甚至光脚穿皮鞋也成了一种时髦。贝聿品心想，和这种女人相处，最好是别浪费时间，相信她也不愿过多地谈情说爱，反正是寻欢作乐，何不干干脆脆。

“小姐，你真美。和你挨得这么近，我没法抑制冲动。”贝聿品说。

“当然，我会让你象神仙那样快活的。”

“为什么拿神仙作比喻？据我所知，神仙都是禁欲主义者。”

“那是你们东方的神，西方的神十有九个是风流情种。”

“我们是否应该另找个地方？”

“当然。”她笑着拉住他的手，领他走出舞厅。

“往哪儿去呢？”他问。

“我有地方，你跟我来。”

“小姐，你是否先开个价，自然我不能让你白白地陪我。”

“我若是开价，你未必付得起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心里高兴，我们交个朋友。”

她一招手，截住一辆计程车。

进了屋之后，贝聿品才知道这是到了她的家中。从屋里豪华的摆设看来，她很有钱，既然有钱，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买卖？也许她要维持这种水平的生活，开销很大，不得不出卖皮肉；也许她根本就不是为了钱，她需要的就是放荡中的满足。

“你想喝点什么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，不需要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那就开始吧，但愿你能给我一种东方式的爱。”

贝聿品当然知道她说的“开始”指的是什么，随她到此，不就是想得到她的肉体么？

她褪下裙子，将一片绿洲展现在他面前时，他这个被饥渴熬煎着的人却一时不知所措。

“别发呆，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你若是对我的身体不动心，那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男人。”

她握住他的手，将它放在自己胸前，压着一只浑圆而柔软的乳房，随即发出轻轻的一声呻吟。这是被情欲折腾得晕眩时才有的呻吟。

“你快过来呀！”她扭动着身体，“难道你想作了祷告之后再上我的床吗？”

“你美得惊人，你让我感到自卑。”

“自卑？为什么要自卑？你不也是个标致的东方美男子吗？”

“你坐好，让我看看你。”贝聿品说。

“你觉得东方女人好看还是西方女人好看？”

“各有特色，东方女人是茉莉，西方女人是郁金香。”

“你说说，我身上最美的地方在哪里？”

“乳房，你的两个乳房是一对会说话的鸚鵡。”

“你只说对一半，我身上最美的地方是眼睛看不到的，只有和我上了床你才会得到。快来，我会让你明白什么才是女人的美丽。”

她口中情不自禁又发出细细的呻吟声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哼哼叫个不停？”

“被欲火焚烧的人怎能不歌唱？难道你们东方女人作爱时不

哼不叫要忍着要压抑情欲不让它释放吗？”

贝聿品感到自己被激怒，这个女人一身的傲气，象猫吃蛋糕似地耍弄他，而他堂堂七尺男儿，有什么理由要自卑呢？她不过是一个妓女，她勾引了他，带他到家中，这贱货需要男人蹂躏，她不是需要东方式的爱吗？那就给他一点功夫看看。贝聿品对自己的体魄和力量是挺有信心的。

他象一头猛兽朝那尊汉白玉般的胴体扑了过去，将她一把捧起，粗鲁地掳在宽大的床上，然后将自己的衣裤褪去。

“好啊！贝。”

她宛如唱歌似地叫喊起来。

突然，贝聿品意识到什么，如梦如醒，连忙推开死死搂住他的女人。

“你，你怎么了？”她坐起身，惊疑地望着他。

“我问你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”贝聿品眼睛瞪大了。

“我没叫你啊！”

“不，你分明叫我贝来着，你怎么知道我姓贝？”

“现在别提这种无聊的问题好不好，你快过来，你把一个女人的热情燃起来了，然后又想拔腿走开吗？你这头猪！”

“黛西娅小姐，你必须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姓？”

1 她站起，朝他脸上狠狠地打一巴掌，然后匆匆地穿上裙子。

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她手撑着腰，一脸的怒容。

“我当然是要出去的，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贝聿品穿上衣服，一把揪住她的手。

她挣脱开，身子伏在床铺上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“你哭什么？我没欺负你。”贝聿品慌神了，呆呆地望着她。

她越哭越伤心。贝聿品突然想到这女人也许是在这里装假

哭叫，为什么要去同情一个妓女呢？猛地扳起她的脸，却见她满脸是泪。

也许，西方人把作爱之前的突然退缩看得很重，认为那是一种伤害，一种侮辱。他不想伤害她，只是自己处在眼下这种境地，不得不防范这个突然喊出了他的姓氏的女人。他不知应该怎样对她解释才好。

“你慢慢哭吧，我告辞了。”他转身欲走。

“站住！”

她站起身，擦去眼泪，堵在他面前。

贝聿品用两个指头掏出一张美钞，放在桌上，朝她一笑。

“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你以为我没见过钱吗？”她的手一扬，将那张美钞拂在地上。

“那我再加一点。”贝聿品的手又往口袋里伸。

“贝聿品，你别装阔佬！”

他实实在在地大吃一惊，他的护照上用的是个美国名字，可以说，在意大利，除了祖母，几乎没人知道他叫贝聿品。这个女人知道他的姓，还知道他的名字，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“黛西娅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可知道我祖母在什么地方？”贝聿品问。

黛西娅见他一副哀求的样子，不禁破啼为笑：

“你欺负了我，还没向我道歉呢！”

贝聿品这才意识到，在他面前的女人并不是什么风尘女子，也许这正是他苦苦寻找而找不着的人。

祖母住在罗马，但当他进入那间豪华若宫殿的房子时，屋里空无一人。神台上那座观音像的莲花底盘下，用粉笔写着

“那不勒斯”四字。分明是祖母打电话要他到意大利来的，她为什么不在屋里等着他呢？莫非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？祖母在电话中说，有件要紧事，让他立即赶到罗马，她还说那件事不能在电话里说，怕有人窃听，他若是到了家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求观音菩萨保佑。正是这样贝聿品在神像下找到了祖母留下的粉笔字。

来到那不勒斯，他漫无目的地闲逛。他相信祖母一定会派人和他取得联系。

看来，这个黛西娅是祖母手下的人。

贝家在意大利曾经很有势力，连威名显赫的黑手党也不敢在贝家的地盘上招惹是非。祖母在江湖上有“余老太君”之美称，手下有一批非常得力的人马，部属无不忠实于她。贝氏家族买卖做得颇大，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公司，除了不贩毒品和军火，什么生意都干。贝聿品是祖母最喜欢的晚辈，他一直在美国念书，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后，仍然留在美国工作，祖母从来不让他介入家族中的事情。

“黛西娅，我把你看作是那种下贱女子，实在对不起。”贝聿品讨好地朝她笑笑。

“你这样说就更不对了，什么是下贱女子？别以为妓女低人一等，那只是一种职业。不瞒你说，我以此为生，我是几家大妓院的老板。你祖母从来也不曾轻视我，她一直把我当孙女看待。”黛西娅说。

贝聿品感觉到身边的这个女人一本正经的时候，全无一丝风尘气，端庄清纯，气质高雅。不禁感慨：女人实在是难以捉摸的东西。

“亲爱的，别和我一般见识，我这个人是个书呆子，不大懂

世上的事情，有冒犯的地方，还请原谅。”贝聿品急于想知道祖母的下落，只得向她道歉。

“早就听说过你这个大博士，你祖母经常念叨你。”

“她老人家好吗？”

“先别说她的事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我很美？”

“当然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动人的女人。”

“这句话显然是在抬高我，但是我听了很高兴。你想和我作爱吗？”

“想。”贝聿品点点头，“以后我们会有机会的。”

“不，现在我就要。凡是我喜欢上了的男人，我决不肯放过。”她把身上的庄重撤去，又是一派勾人魂魄的媚态。

“黛西娅，此刻我一点情欲也没有，因为我担心祖母的安危。请你理解我，等我和祖母见了面之后，一定好好地陪你玩，你这么漂亮，我还怕你看不上我呢。”

“你祖母被人绑架了，你现在不可能和她见面，还是先和我快活一阵，让人间的烦恼统统见上帝去。”黛西娅贴在他胸前，将他紧紧搂着。

“不。”贝聿品推开她，急切地问，“我祖母被谁绑架的？在什么地方？你快带我去救她！”

“救她，凭你这个书呆子，你不想要命了？”

“无论如何也要去救她。黛西娅，你若是真的喜欢我，那就请你帮助我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”贝聿品握住她的手。

黛西娅拿出香烟，点了一支，淡淡的白烟袅袅升腾。她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。贝聿品在一旁焦急地望着她。

突然，她将烟头一甩，迅速地从枕头下抽出一支手枪，朝着阳台开了一枪。